# 蜀山劍俠傳/17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七六回　阻險竄荒山 落日窮途 仙鄉何處　興亡說古國 尺刃寸弩 殷鑒空悲

下一回▶

且說雲鳳想不到自己的一口真氣已提了好一會兒，畢竟練功日子太淺，根基未固，又處在驚急忙亂之中，下落太高，這氣一散，便不易再爲調勻，勢子也不能隨意變化，想和初下來時那般緩緩提氣下落已不能夠。雲鳳見下墜甚速，恐心身受了震傷，正在拼命往上提氣，一眼看見前面綠蔭叢密之中有一株古樹，大約十圍，槎丫怒挺，突出羣杪。雲鳳下時，原是兩臂平分，雙足朝上的式子，往下斜飛墜落。打算萬一不濟，臨時再化成一個風飄柳絮的招式，翻折而下，雖保不住要受一點震傷，到底好些。一見這株古樹，正好攀附，好生心喜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想起這主意時，已經超過樹頂兩三丈以下，離地祇有四五丈光景。也顧不得看清樹上有甚麼東西，雙手一分，雙足用力往上一踹，凌空一個魚鷹入水的招式，竟往樹腰的一枝老幹上斜穿下去。等到近前，左手一伸，撈住樹幹。因從千百丈高處墜落，勢子又疾又猛，一經抓住實在東西，便似鞦韆般蕩了起來。等到把力勻住，右手攀枝上翻，準備坐在樹幹上略微喘息，再行下落時，身子已經蕩了兩蕩。

祇這略一耽擱工夫，忽聽樹葉叢裏窸窣有聲。身剛翻到幹上坐定，回頭一看，叢枝密葉間忽然現出許多雙頭怪蛇。有的長有丈許，粗若碗口，大小不一，順着樹頂繁枝密幹，各自將雙頭昂起，紅信吞吐，宛如火焰，婉蜒而下，其行甚速。雲鳳驚魂乍定之際，一見來了這許多的怪蛇，知道此蛇厲害，其毒無比，身在樹上不易防禦，慌不迭地便往樹

下縱去。身纔及地，擡頭往上一看，爲首幾條已經飛躥到纔落坐的老幹上面，將頭懸了下來。用手一摸寶劍，且喜不曾失落。順手拔出，兩足一頓，正想縱起，朝那爲首幾條怪蛇頭上揮去。猛覺腳底一陣奇緊，雙足似被甚麼東西纏住。幸是雲鳳武功已臻上乘，身靈心巧，一覺雙足受縛，連忙穩住勢子站定。如換旁人，早已絆倒。雲鳳疑是下面還有蛇羣，身被絞住，不禁大喫一驚，哪還顧得細看，手中劍早順腳而下，嚓嚓兩聲，綁纏斷落。低頭一看，乃是一大片似藤非藤、似索非索的東西，無枝無葉，都有拇指粗細，遍地都是，廣約畝許，根根互相糾結，形如獵網，卻又有好些不類。荒山寂寂，更無人蹤，也不知這東西怎能自己捆人？仰望樹巔怪蛇，業都全身畢現，一條條將尾巴鉤住枝幹，身子恰似千百彩繩，懸了下來。爲首幾條大的已經鬆了尾巴，大有下躥之勢。不敢怠慢，二次舉劍，剛將身縱起，兩條大蛇已劈面飛來。

那白陽真人壁間圖解，原是昆蟲鱗介，人物鳥獸，各樣各式的動作，無不包含在內。雲鳳天資穎異，又加刻意勤求，雖因日淺，功候尚差得多，還未悟徹精微，但外表式子已能融會貫通。一見那蛇來勢，正與平時所習的蛇形相合，不知不覺，便靜心運氣，照着圖解，將頭一低，劍尖朝內，護住面門。兩臂如環，由白鶴沖霄的式子，運足渾身氣力，將兩腿交叉着一絞一踹，兩臂一合一分之間，化成一個龍躍天門，暗藏靈鷲搏鵬的招式。身子便翻轉過來，成了仰面朝上，不但沒有向左右避開，竟從蛇頭底下，斜着平穿上去。剛一讓過蛇頭，更不怠慢，一個撥浪推波的解數，右手的劍早朝二蛇頭上反削出去。那蛇與敵人迎面錯過，離樹凌空不能轉折，還待下落時揮尾下擊，劍已臨身。雖然生得那般長大猛毒，仙家寶劍畢竟禁受不起，一道寒光閃過，立時身首異處。凡是怪蛇，多半命長，雖然被劍斬斷，那四顆怪頭一負痛，再就着前躥之勢，竟平飛出二三百步遠近，纔行墜落，在地上亂蹦起一兩丈高下。這裏雲鳳一劍斬去雙蛇，知道樹上毒蛇還多，必不甘休，未容蛇尾下擊，早轉招變式，就着那撥浪推波之勢，一個鷂子翻身，緊接着掉頭轉身，又一個龍歸滄海，身子一拱一伸，往斜刺裏躥去，腳纔落地，恐被地面上怪藤纏住，這番有了經歷，用腳略一撥劃，立時脫了綁纏，變成寸斷。再看那兩條毒蛇的身子，也躥出老遠，纔行墜落，一到地便被怪藤纏住。蛇頭雖斷，蛇性猶存，祇管掙扎屈伸，蹦躍不已。那怪藤說也稀奇，蛇身不掙猶可，越掙糾纏越緊，眨眼工夫，便被纏作一團。雲鳳見了暗自心驚，幸而有此利器在手，否則休說毒蛇，便落在這些怪藤上面，也難脫身，不禁伸舌，道聲：「好險！」因適纔倉猝應變之際，接連幾個盡妙奇險的動作，俱都身子懸空，不曾着地，端的變化自然，神速無比。想不到那圖解初學不多日子，已有這許多妙用。異日悟出深微，火候純青，那還了得！一面心喜，一面想起進境甚速，也頗自負，膽氣愈發壯了起來。

蛇類復仇之心極盛，樹上羣蛇何止千百。內中還有三四條次大的，上半截業已伸出，大蛇一死便縮了回去，口中紅信焰焰，噓噓亂叫。羣蛇也互爲和應，好似商量報仇一般。似這樣怪叫了一陣，忽然停住。內中一條大的，猛往前一躥，似要朝雲鳳立處躥來。雲鳳胸中有了成竹，那兩條最大的已容容易易地除去，何懼其餘。再加相隔比前要遠出兩倍，易於看清羣蛇動作，便於相機應付，不似先時手忙腳亂，所以一毫也不着慌。地下怪藤密佈，如同網羅。不願縱向別處去費手腳，乘着蛇叫未下之際，祇將附近周圍的藤網用劍一陣亂削亂斫，清出一片兩丈許方圓的石地，將斷藤用劍撥開。一面想着肅清毒蛇之策，以爲世人除害。及見羣蛇叫聲甫息，又有一蛇作勢躥來，心想：「這些毒蛇雖然大的祇有幾條，可是數目太多，最小的也有三四尺長短。如果全數一擁齊來，雖然自己所練壁像圖解上曾有好幾式破法，畢竟也要涉多少險，費好些手腳氣力，方能脫險。何況這東西其毒無比，一毫大意不得，休說使它沾身，就爲毒氣所中，也難禁受。也照先前二蛇榜樣，便可來兩個死一雙，略微施展，登時了賬，那就妙了。」

正在籌思，準備不迎上去，以靜制動。不料頭一條蛇身剛離樹，第二條大蛇便接踵飛起，兩顆怪頭一交叉，徑將前蛇的尾巴緊緊夾住，與前蛇首尾相連，一同朝前飛躥過來。第三條蛇也跟着飛起，又將第二條的尾巴夾住。似這樣連二連三，晃眼之間，連上了五六條，如空中長虹也似，成了一條直線。看神氣，後面的蛇還在接連不已。這幾條蛇雖沒頭兩條蛇長大，也差不了許多。後兩條較短的，也長有丈許。當頭一蛇，相離雲鳳存身所在僅五丈遠近，祇要再接上四五條，次大的便可到達。同時樹上千百條毒蛇都照樣發動，一個連一個飛躥出來，化成數十條粗細不等的長虹，附樹凌空，筆直挺出，頓成奇觀。

雲鳳原早料到羣蛇要齊來拼命，祇是這般奇特來法，卻未想到。圖解上雖有金針刺萬蜂和一鷹落羣鴉諸式，俱是以寡勝衆，半個不留。但這蛇卻是以一爲主，數身相連，你用劍斬了頭一個，勢必第二個又如箭一般連珠射到，叫你緩不過勢子來。反不如四面八方，合圍而上，或是勢如潮涌，千蛇同進，一個可用風捲殘雲的解數，近身則死；一個可用力劃鴻溝的解數，劍到頭落，比較容易發付。先祇想到羣蛇齊上較難，卻不想這等來法，更難得多。纔知天下事無奇不有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不敢冒昧上前，先要防到敗路。往後一看，祇見一片廣原，盡是藤網糾結，甚爲繁茂。猛想起適纔兩條蛇身爲藤所纏之事，自己有劍在手，不怕藤纏。少時蛇來，如真無法應付，索性以毒攻毒，誘它入網，豈不是好？這口仙劍，不曾在空中墜落時失去，如今纔得仗它防身免禍，真是萬幸。想到這裏，猛又想起五姑所賜防身法寶飛針，傳時說是能發能收。因爲一放出去，不見血、不傷人物不歸，雖然傳了一次，也未試過。想必比劍還妙，怎便忘了取用？伸手往懷中

一掏，剛剛取出那根飛針，最前頭的一連串大蛇已離身不足兩丈遠近，口中紅信吐出二尺多長。祇見羣蛇似波紋般一陣亂彎亂拱，噓的一聲怪叫，後蛇把雙頭一開，當頭一蛇忽如弩箭脫弦，直射過來。

雲鳳不知因兩個蛇王被斬，羣蛇齊出拼命，一見蛇到，喊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兩足一點勁，憑空縱起數丈高下，準備讓過蛇頭，再使一水中撈月之勢，將它斬爲兩段，以免當頭迎去，被它噴出毒氣。誰想那蛇竟靈警非凡，雲鳳剛一縱起飛躥中，就把身子一拱，尾尖着地，雙頭朝天，也跟着夭矯直上，躥了起來。還算雲鳳滿身解數，變化無窮，一見這條蛇不似先前那兩條勢子迅急躥過了頭，也跟着自己往上躥來。忙即改變招式，不等那蛇過頭，口鼻閉住了氣，一個玉帶圍腰的解數，攔頸一劍斫去。立時迎刃而過，兩個蛇頭左右飛起多高，頸中鮮血飛濺如泉。那蛇餘勢未完，身子兀自不倒，仍往上躥。雲鳳百忙中忽聽噓噓之聲四起，知是後蛇繼起，不敢下落。不顧血污，左手袖子一遮面目，一個大鵬展翅的招式，旋過身來，就勢雙足往蛇身橫着一踹，借勁往斜刺裏一縱，死蛇身子便往後直倒下去。

羣蛇來勢，原是一個跟着一個射來。就在這瞬息之間，第二條蛇跟着躥到，見仇人飛身直上，爲首一條大蛇夭矯昇空，同仇敵愾，也跟着仰頭往上躥起。還沒到前蛇一半的高，前蛇屍身已被踹倒落，一前一後，兩下勢子都急，撞個正着。無巧不巧，那又粗又大的蛇身中段越過蛇尾，何止數倍，這一來正嵌在次蛇雙頭交叉之中，填得緊緊。原是一個猛勁，蛇頭本大，二頸中空，入口處窄，急切間再也掙它不脫。偏那死蛇命長，半腰被次蛇夾住，頭又斬去，一護痛，前後兩半截死力一陣亂絞，將次蛇前半身纏了個又緊又結實。急得次蛇連聲怪叫，目露兇光，雙頭亂擺，下半身一條長尾直豎起來，橫七豎八，一路亂擺，打得塵土飛揚，石地山響。落處原在雲鳳存身的那一片地上，忽然一尾打去，正打在藤網上面，立時被纏住。那蛇比最先死那兩條原小不了許多，尾已被纏，越發情急，拼命奮力往上一掙，祇見身子越發鼓脹，略一兩次屈伸之際，一片嚓嚓裂麻之聲，地下藤網竟被它掙斷了畝許方圓一大塊，附在蛇尾之上，飛將起來。二蛇剛剛糾纏之際，第三條也跟着飛出，其餘蛇虹也都連成，紛紛躥起。第三條飛臨切近，先被次蛇一尾巴打在左邊頭上，那蛇護痛，一閃身子，正落在藤網上面，立即被纏住。一則它比次蛇略小，二則全身被纏，不比次蛇前半身在空地上容易着力，於是掙頭纏尾，掙尾纏頭，越纏越緊，越緊越纏，團作一堆，餘下數十條蛇虹，剛剛相次脫身飛出，正值次蛇性起發威，長尾亂舞之際。雲鳳開闢的那片地方原本不大，次蛇長尾亂舞，本就將羣蛇來路阻住。末後次蛇又帶起那一片藤網，舞得風雨不透，這些小蛇不是被次蛇打暈，便是中途被阻，落在藤網之中，將身纏住。

羣蛇生長此間，想是知道地上藤網厲害，除了結成長虹飛渡而外，其勢不能繞道旁處來襲。除幾條乖巧一點的見勢不佳，縮了回去外，餘者十九自投羅網，頃刻之間已去了一大半。這一來，祇便宜了雲鳳。先見次蛇落地，本想飛身上前，給它一劍。及至見了這般光景，樂得由它去做擋箭牌，還省卻許多氣力，不由喜出望外，便停上手，佇觀奇景，祇見大小長蛇，滿空飛舞，無數彩條遍地糾纏，噓噓怪叫之聲四起如潮，雖然不得近前，聲勢確也着實驚人。那次蛇帶着頭一條蛇的屍身和尾後網一般的斷藤，亂掙了一陣，漸漸力竭，雙頭之間血已淋漓，勢子方緩了下來。忽然一聲怒叫，頭尾雙翹、肚腹貼地，拼死命一躥，不想躥錯了方向，應朝雲鳳躥來，反往側面躥去。畢竟力已用盡，又加兩頭沉重，躥出去不過六七丈遠近。蛇頭上夾着的前蛇屍身性早消失，前後兩半截都有丈許下垂。次蛇一個支持不住，頭往下一沉，蛇身一擦地，便喫藤網纏住。次蛇餘勢未歇，還在前躥，冷不防被藤網纏住的蛇屍一扯，蛇頭一低，身子便由凹而凸，拱起多高。蛇尾喫不住勁，也跟着垂下。尾巴上掛着的那一片形如圓扇、大約畝許的藤網，又喫地上的藤網纏住。藤纏藤，自然更要結實得多，兩頭俱被纏住，真似一座大圓拱橋，橫亘地上，哪裏還能動得了身。祇見它身子往上挺了幾挺，便即力竭而死。

那古樹上的雙頭怪蛇，還有百十來條，大半俱是中號的，差不多也有五七丈長短。這些蛇比較狡猾。先見許多同類飛躥出去，都被次蛇打落的打落，阻住的阻住，條條墜地，被藤網纏住不能脫身，便將身縮回樹上，祇管吐舌發威，卻不上前。等次蛇一死，讓出道路，各自一陣噓噓亂叫，重又一條接一條地待要連着鉤接起十來道蛇虹飛出。雲鳳佇視了半個多時辰，雖知這種毒蛇報仇心急，能捨命來拼，並非易與，心已不似前時驚慌；再加蛇的來路已經看清，想出應付之法。便不等它連接長了，便將飛針取出。照準樹上較爲長大的幾條發去。纔一出手，便聽一聲霹靂過處，一道紅光，帶起一溜火焰，朝羣蛇飛去。星飛電駛，飛到蛇前，祇一閃，便即不見。晃眼工夫，火光重明，已從末蛇尾中穿出叢樹密幹之間，梭一般地照着蛇多之處往來上下，穿射起來。同時那當頭四五條怪蛇接成的長虹，被紅光由首到尾接連穿過，叭噠連聲，身子一彎一縮，也整條墜落在樹下藤網之中。餘者想是知道厲害，忙即縮回身子，往樹上逃竄時，火光所到之處，無論蛇大蛇小，挨着就是個死。羣蛇也是惡貫滿盈，該當全數伏誅。上有飛針，下有藤網，本已無可逃死。偏那古樹年深日久，雖然樹杪蔭濃葉密，但是枯朽之枝甚多，千年古木原易着火，再加飛針上的火焰與尋常之火不同，略一繞轉，便有幾處被火引燃。

雲鳳使用飛針尚是初次，發時心想此針雖能發收，無奈蛇數太多，總得連連收發多少次，纔能除盡，還恐一條條去殺，阻不住羣蛇齊來之勢。不料針一出手，未等自己收回，竟

自動地追殺羣蛇起來。正在驚喜，樹上業已着火，霎時之間，濃煙突突亂冒，火焰四射。羣蛇一見火起，愈發亂驚亂竄，紛紛離樹躥出，還沒多遠便即墜入藤網之中，不多一會兒，那廕庇數畝的一株參天古樹，竟和一座火山相似，上半株全部燃着。地下藤網也被逃蛇帶下來的殘枝餘火引燃，直似無數條大小火蛇，滿地遊竄，火頭越引越多，火勢越來越大，漸漸融會成一片烈火，順着地上怪藤密網，往四外蔓延開來，成了一個火海。樹上的蛇，個個死亡逃竄了個盡。地上的蛇，總數何止千條，大半未死，更被藤網纏住，脫身不得，眼看火勢燒來，急得齊聲慘叫。那飛針兀自追逐不休。雲鳳見火已成了野燒，羣蛇俱在網中，必無幸理。看火勢，少時便要燒到身前，不便在此久停，忙收回飛針，轉身奮力往後面縱去。落地之處，俱有藤網纏足，每到一處，須用寶劍將附近一片藤網削斷，纔能往前再縱，須要縱出里許遠的地面，方是空地。仗着身輕縱遠，約十幾縱，纔出了藤地。縱時見藤網中不時有小衣小鞋出現，當時也未在意。回顧火勢，愈發猛烈，連附近大小樹木俱都引燃，轟轟發發，火光燭天，上千羣蛇，俱都葬身火裏。不時看見一條條的大蛇，因纏藤爲火燒斷，奮力從火光中縱起，被火煙一壓，重又落到火中。時聞奇腥焦臭之氣，中人欲嘔。喜得還是站在上風地位，否則怕不被它燻倒。連忙奔向高處，上下一看，這時雨勢早止，天空溼雲被火煙衝開了一個雲衚，雲密層厚，映成無數片斷的彩霞，別成一種奇觀。正愁那火無法熄滅，忽聽天上轟轟作響，一陣狂風過處，當頭雲衚，漸往中央合攏。倏地眼前金光閃了兩閃，接着便是一個震天價的大霹靂打將下來。

雲鳳見大雨快降，山頂無有避雨之處，雖然四外大樹甚多，有了前車之鑒，不敢造次。剛尋了一座危崖下面站好，又聽咔嚓一聲巨響，那株大古樹在風火中齊腰折斷，滾入火中。同時比豆粒還大的暴雨傾盆降落。一時之間，雷鳴電閃，雨驟風狂，四下交作。那麼大的一片火海，不消頓飯光景，全都被雨澆滅。又過有半個多時辰，纔行雨住天明。被燒之處，變爲一堆堆的劫灰，祇剩那株古樹，兀立山原之中。樹幹上粘伏着無數殘頭斷尾，尺許數寸，長短不等的小蛇。細看樹心，卻是空的，纔知那樹是雙頭怪蛇的老巢，無怪乎那般多法。那怪藤，東南西三面俱都蔓延甚廣，祇北面離樹十丈便行絕迹，算計羣蛇必由樹北去了。雖未必就此絕種，總算除了無數的害，冒了這些奇險也還值得。

觀看了片刻，仰望雲空蒼莽，仙山萬丈，杳無蹤影。自身幾同天外飛落，再想上去，其勢甚難，不禁着起慌來。仔細尋思了一陣，仙山雖然高不可見，決不會憑空懸立。記得失足墜落時，縱起的那一個勢子，至多身子離崖踏空處，相隔不過十數丈。就算被風力所吹，距離山的根腳，也不會差得過遠。可是舉目四望，高山雖多，新霽之後，多半俱能見頂，縱有幾處高出雲外的，也都不似。自己好容易得遇曠世仙緣，五姑祇見過一面，

過了所約之日不來，必有原因。也許是試探自己，能否有這恆心毅力。好端端捉甚雲兒，一個失足，便成了人間天上，判若雲泥，無可攀躋。萬一五姑恰恰今日回山，她不知是無心失足，卻當做難耐勞苦，私行離山他去，豈不誤了大事？成敗所關，不由着起急來。

愁思了一陣，無計可施。見天色雖不算晚，如照自己從空下墜那些時候計算，即使真能尋到原來山腳，冒着艱險，穿雲攀登，也非一日半日之功所能到頂。萬般無奈，心想：「天下事不進則退，終以前進爲是。曾祖母是位神仙，祇要能回到洞中，必蒙鑒宥。這麼大一座山，既無懸空之理，總有它的所在，不畏辛苦艱危，照前尋去，必有發現之時，走一程到底是一程。」想到這裏，便坐下去，把心氣平寧下來，細心揣度好了下落時的風頭方向，將氣一提，施展輕身功夫，翻山越嶺，往前跑去。

一路留神觀察，羣山突兀，大半相似，並無一座特別高大，看不見頂巔的。隨跑隨採取些野生的果實，連喫帶藏，腳底卻不停歇。走到黃昏將近，已行有三五百里山路，翻過了十好幾座山頭嶺脊。因爲這些山嶺均極高峭險峻，重重阻隔，上下費事，不比平地飛行，路走得雖然不近，如照平時算，前行仍無好遠。仙山渺渺，全無一些迹兆。眼看山勢越進越高，前面有兩座高山，有積雪蓋頂。日薄西山，斜陽影裏，雁陣橫空，歸鴉噪晚，天色業已向暮。暗忖：「適纔所見諸山，並不曾見山頂有雪，此時纔剛剛看見。原來的山，說不定被這兩座高山阻住，非翻越過去，或是到達這兩座山頂，不能看出。估量前路尚遙，自己這一日內，飽嘗了許多奇危至險，辛苦勞煩，精力已經疲敝，需要覓地休息一會兒，方能再走。加以日落天黑，路昏莫辨，再要翻越懸崖峭壁，深壑大澗，去攀登比來路艱難好多倍的高山，勢所不能。與其賈着餘勇，喘息前進，去做那辦不到的事，還不如尋一可避風雨的崖洞，就着殘陽之光，多尋一點食糧，飽餐一頓，坐下用功歇息，養精蓄銳，天色微明，便即上路，一口氣攀登上去，較爲穩妥。」

主意打定，且喜路旁不遠，便有一個山窟。而且各種果樹，遍山都是。雲鳳先擇好了當晚安身之所，然後把果實一樣樣連枝採取了些，以便攜帶。兩手提着山果，正要往山窟之中走去，忽然一眼看見桃林深處，夾着一棵枇杷樹，實大如拳，映着穿林斜陽，金光湛湛，甚是鮮肥，訝爲平生僅見。忙跑進林去一看，四外都是桃樹，一株緊接一株，叢生甚密，柯幹相交。祇中間有一塊兩三丈方圓的空地，當中種着這麼一棵枇杷，樹根生在一個六角形的土堆之上。堆外圍着一圈野花野藤交錯而成的短籬，高有二尺。這時天色愈晚，雲鳳也未細看，見着這等稀奇珍果，頓觸夙嗜，就枝頭摘了一個下來。皮纔剝去，便聞清香撲鼻，果肉白嫩如玉，漿汁都呈乳色。因見大得異樣，先拔下頭上銀針試了試，看出無毒。剛咬了一口，立覺甜香滿頰，涼沁心脾，爽滑無比，心神爲之一快。

祇惜適纔採摘各種果實時邊採邊喫，腹已漸飽，這枇杷的肉又極肥厚，不能多用。勉強喫了兩個，舒服已極。一數樹上所結枇杷並不甚多，共總不過三十來個。有心想將它一齊摘走，又想天氣甚暖，離樹久了，如若變味，豈不可惜？反正今日已喫不下許多，不如祇採一個回洞，等隔了這一夜，明日起來，試試它變味沒有。如不變味，便將它一齊帶走；否則祇將種帶些回山去培植，以免暴殄天物，仍任它自生自落好了。想到這裏，便帶葉摘了一個，連別的果枝一同拿着。

回身走沒兩步，覺着左腳踹在一個軟東西上。低頭一看，乃是一頂小孩所戴的帽子，形式奇特，質料非絲非麻，與除雙頭怪蛇時在藤網中所見小人衣履相類，比較編製精絕，色彩猶新，好似遺在那裏不久。猛想起枇杷樹下土堆形式，頗似人工培壅。轉近前去一看，不但土堆，那花籬也出於人工編就，盤結之處並還綁有粗麻，不禁驚異。暗忖：「這半日來，屢次臨高遠望，都未見一點人迹。沿途所見，猛惡禽獸，卻不在少，忙着行路，也未睬它。這藤中衣履和樹下小帽，俱似幼童穿戴之物。難道這等洪荒未闢的深山，還有人家寄居麼？」越想越奇怪。仰視夕陽，已墜入山後，月光又被山角擋住，景物更暗，祇得回洞再說。出林時，見左側有一條沒有草的窄徑，也似人闢，便不從原路上走，特地繞道回去。因不知這些小人是人是魈，有了戒心，又把寶劍拔出，以防萬一。劍上寒光照在地上，新雨之後，土地上竟現出許多小人腳印，都是四五個一排，成爲直行，算計爲數定多。林中地上俱是芳草綿綿，獨這條窄徑上寸草不生，兩旁桃林也甚整齊，益知所料不差。

沿路循迹，走了兩箭之地，才走完這片桃林，到達洞窟前面，匆匆抄山路跑回洞窟。洞外恰好有松枝柏葉，用劍斫削下兩大抱，鋪在地面，權當茵席。又搬了幾塊大石，將洞窟堵塞，以防萬一。再拾起兩根枯枝，擊石取火，將它點燃。四外一照，這洞窟不過兩丈方圓，乃是一個天生石穴。洞門高可及人，上下四面潔淨無塵。當中卻有一大塊類似油漬的黃斑，用火一燒，聞着一股松子般的清香，猜是松脂遺蹟。除此之外，絲毫不見有蟲豸蛇蝎盤伏的迹象，足可放心安歇。因爲日間從雲中墜落時正逢驟雨，周身衣履皆溼，跋涉了這半日的崎嶇險峻的山徑，外衣受風日吹曬雖然乾燥，貼身的兩件衣服仍是溼的。好在洞已封堵，索性生起一堆火來，將內衣換下，準備烤乾了，明晨上路。自被五姑接引入山，事起倉猝，除了一身衣履外，並無一件富餘，又不知在山中要住多少日子。雲鳳愛乾淨，平時在白陽洞潛修，總是裏外衣互爲洗換，甚是愛惜，惟恐殘敝了，沒有換的。等把內衣烘乾着好，又想起鞋襪也都溼透，何不趁着餘火，烤它一烤？便盤膝坐在火旁，脫下鞋襪一看，鞋底已被山石磨穿了兩個手指大小的破洞，襪線也有好些綻落之處。想起五姑不知何日回洞，分別之時也忘了求她帶些衣服回來，就算明日能趕

將回去，這雙鞋襪經過這般長途山石擦損，哪裏還可再着？便是這幾件衣服，常服不換，也難曠日持久。何況外衣上又被藤網掛破了好些，洞中並乏針線可以縫補，日後難道赤身度日不成？愁思了一會兒。那鞋曾被水浸泡，急切間不能幹透。閒中無聊，左手用一根松枝挑着去火上烤，右手便去撫摩那一雙白足，覺着玉肌映雪，滑比凝脂，腔附豐妍，底平指斂，入手便溫潤纖綿，柔若無骨，真個誰見誰憐。暗暗好笑：「幸虧小時喪母，性子倔強，老父垂憐過甚，由着自己性兒，沒有纏足；否則縱然學會一身功夫，遇到今日這等境地，沒處去尋裹腳布，怎能行動？明日回山，如五姑再不迴轉，想法弄來衣履，衣服破了，尚可用獸皮圍身，鞋卻無法，說不得祇好做一個赤足大仙了。」

正在胡思亂想，似聽洞外遠處有多人吶喊之聲，疑是黃昏時所見小人。夜靜山空，入耳甚是真切。連忙穿上半乾的鞋，輕輕走向洞口，就石縫往外一看，祇見月光已上，左近峰巒林木清澈如畫，到處都可畢睹。除那片桃林外，地多平曠，看得甚遠。祇聽萬樹搖風，聲如潮涌，與多人吶喊相似，卻不見一個人影。細看並無可疑之兆，知是起了山風，自己一時聽錯。再看天上星光，時已不早，鞋已半乾，懶得再烤，便將殘火弄熄，放置火旁，就在松枝上打起坐來。雲鳳這多日來，起初是勤於用功，坐了歇，歇了坐。後來功候精進，成了習慣，一直未曾倒身睡過。當日雖是過於勞乏，等到氣機調勻，運行過了十二諸天，身體便即復原。做完功課起身，略微走動，覺着百骸通暢，迥非日間疲敝之狀。自思：「難怪真修道人多享遐齡，自己纔得數十日功夫，已到如此境地。祇要照此去練，再得五姑指點，前程遠大，真可預卜。」正在欣喜，猛又想起昨日失足，不啻天邊飛墜，下落深淵，雖然前進方向不誤，目光被雪山擋住，祇一翻越過去，便可到達白陽山麓，究是出於臆斷。再者，下落時雲層那般濃密，即使到達山麓，由數千百丈的高山絕嶺穿雲上昇，知道有多少危險？想到這裏，不由又怕又急，恨不能當時就走往洞窟外觀看。月光業已隱去，四外黑沉沉的，風勢彷彿已止，不時看見曠地上有一叢叢的黑影。先疑是原野中的矮樹，算計月光被山頭遮住，天色離明尚早。決意再做一次功課，把精力養得健健的，那時天也明瞭，再多采集一點山果食糧上路，以免前途尋不到喫的。於是二次又把心氣沉穩，調息凝神坐起功來。

等到坐完，微聞洞外有了響動。剛一走到洞口，便聽洞外衆聲喧馳，聲如鳥語，又尖又細，腳步甚輕，好似多人在近處飛跑。就石隙往外一看，天已微明，上次所見一叢叢的黑影，俱都不知去向，也不見一個人影。方在奇怪，忽聽一聲驚叫，三五個二尺長短的黑影，從洞窟外飛起，疾如飛鳥，直往前側面土坡之下投去，一瞥即逝。雲鳳眼光何等銳利，早看出是幾個小人影子，料是昨日所見無疑。心裏一好奇，也不管是人是怪，忙將堵洞大石推開，拔劍在手，縱身追出一看，祇見洞窟外面已滿積樹枝，堆有尺許高下，

便往土坡上縱去。剛一到達，便見土坡下面一片平地上，聚着千百鮮花衣帽的小人，每個高僅二尺，各佩弓刀，班行雁列，排得甚是整齊。中間三把小木椅上，坐着一男二女。男的身材略高，像是小人之王。面前跪着三人，正在曉曉陳訴，神態急迫。雲鳳纔一現身，那羣小人便像蚊蟲聚鬨般，嘩的一聲吶喊，如飛分散開來，成了一個橫行，站在小王前面，各自張弓搭箭，作出朝上欲發之勢。那小王倏地從座中起立，走向前面，嘴裏「咿呀」了一聲。羣小中便閃出一人，戰兢兢地朝雲鳳走近了幾步，先將手中弓刀擲下，不住地手指足劃，嘴裏咭咭呱呱說個不休。

雲鳳看出羣小空自人多，並無甚麼本領。雖不通他言語，看出並不是懷有惡意。知道走近前去，必定將他驚走，便不下去，祇將手連招，引他上前，捉住看看到底是人是怪。那小人見狀，仍是怯畏不前。雲鳳也學他將劍還鞘，以示並無惡意。那小王原疑雲鳳是妖怪，見用火攻未遂，雲鳳業已追來，要派那人求和，問雲鳳要甚麼東西。及見雲鳳將手連招，又以爲想喫那小人。那個派出去的小人，祇管膽怯不前，恐將雲鳳招惱，亂子更大，又咭呱咭呱叫了兩聲。便從身後隊裏面又走出五個小人，內中四個先走上前去，把先派出的那一個小人按倒，從身旁取出藤索捆起，押往小王面前跪下；另一個便將衣服脫下，露出一身雪白皮肉，戰兢兢往坡上走來。雲鳳纔恍然大悟，原來這些小人轉把自己當成妖怪，特地選出一個臣民，來供犧牲，不禁又好氣、又好笑。本心想考查他是否人類，這般送上門來，正合心意，暫且由他。等那小人近前，索性伸手提起一看，祇見他生得如周歲嬰兒一般長短，祇是筋骨健壯，皮肉堅實得多，其餘五官手足，均與常人無異。背上還印着一行彎曲歪斜類似象形的朱文字迹，不知是何用意。小人因爲受驚太甚，業已暈死過去。

雲鳳見他二目緊閉，心頭微微起伏不停，知道氣還未絕。人小脆弱，禁不起挫折，反倒憐惜起來。暗忖：「古稱僬僥之國，莫非便是這種人麼？可惜言語不通，沒法詢問。」想到這裏，便坐了下來，把小人仰放在膝頭上，輕輕撫摸，想將他救轉。忽聽「嚶嚶」啜泣之聲，起自下面。低頭一看，那小王已復了原位。先派出來搭話的一個，正被四個手持藤鞭的同類按在地上痛打呢。那小王看去法令頗嚴，被打的人伏在地上，一任行刑的鞭如雨下，連一動也不敢動，也不敢高聲哭泣，祇管咬牙忍受，嗚咽不止。雲鳳見點點小人受此酷刑，好生不忍。知這些人把自己畏若神明，便放下膝間小人，緩緩走下坡去，連喝帶比道：「你們不要打他，我並不要喫人。你們找一個懂人話的來，我有話問。」雲鳳往下走沒兩步，下面羣小又暴噪一聲，各將片刀舉起。雲鳳仔細一看，人數少了好些，不知何時溜走，自己竟未看出。知他疑要加害，再如前進，勢必羣起來拼，這等小人，怎禁一擊？既不像是山妖木魅，何苦多殺生靈，以傷天和？便把步履停住，仍把

那幾句幼稚的話比說不休。經過幾次，那小王好似有些懂得，口裏咿了一聲，便即停刑。衆小中又走出數人，也是走到雲鳳面前，將周身脫淨，戰兢兢站在那裏，意似等雲鳳自己取食。雲鳳將手連擺，隨意又提起兩個一看，生相均與先一個大同小異，祇背上字迹和身着衣飾不同罷了。這幾個膽子似較略微大些，雲鳳放了手，他們也不走，祇管仰頭注視雲鳳動作。再看坡下那一個，業已醒轉，仍伏在原處不動。雲鳳見怎麼比說，也是不懂，心急上路。又想起昨日所採大枇杷和許多果實尚在洞中，打算回洞取了起身，不再和羣小逗弄，以免誤了正事。

雲鳳纔回到坡上，又聽身後羣小吶喊之聲。回頭一看，那赤身小人連先前那一個，共是七個，俱都滿臉驚懼之色，跟隨在身後不去，不禁心中一動。暗忖：「山居寂寞，這種小人倒也好玩，何不捉兩個藏在懷裏，帶回山去，無事時照樣教他們練習功夫，日久通了言語，豈不有趣？」便解開胸前衣服，挑了兩個面目清俊的包在懷裏，外用帶子紮好，徑直回洞，取了昨晚所採的果實，走將出來。正待起身，見餘下五個赤身小人跟出跟進，仍未離開。猛想起自己還愁沒有衣履，仙山高寒，這小人不知能否禁受？他們現有衣服，何不給兩小多要一些帶走？於是重又往坡下走去。剛一到達，還未看見羣小所在，便聽下面一聲暴噪，那數寸長的竹箭，如暴雨也似射將上來。

雲鳳劍已還鞘，手裏滿持着連枝帶葉的果實，猝不及防，祇得拿果枝當了兵器，去擋那亂箭。好在此時雲鳳身子已練到尋常刀劍不能損傷的地步，何況這些小人弓箭，施展身法略一撥弄，那箭紛紛墜落，一支也未射中身上。因見小人這般詭詐，不由心裏有氣，往前一探身，剛要往坡下縱去，擒那小王。忽見路邊桃林內又衝出一隊小人，約有百十來個。內中三十多個，用幾根竹竿擡着一個藤兜，中坐一個身材佝僂，和常人相似的女子，後面數十人，分擡着幾個大蛇的頭，飛也似往小王面前跑來。還未近前，駝女已咭咭呱呱，高聲大喊。喊聲甫息，那小王將手中一面綠色小旗一揮，口中喝了一聲。羣小立即各棄弓刀，跟着小王朝雲鳳跪下，舉手膜拜不置。雲鳳見他前倨後恭，方要喝問，忽聽那駝女用人言高叫道：「這位女仙休要見怪。他們都是這山中天生的小人，適纔無知得罪，望乞原諒一二，等小女子上前跪稟。」隨說隨從兜中扒起，左腳已殘，祇有一隻右腳。旁立小人遞過一對枴杖，駝女接過，將兩杖夾在脅下，一跳一跳走來，雖是獨腳，行動卻是敏捷。一到便擲杖跪下說道：「小女子閔湘娃，原是楚南世家。十數歲上，因受繼母虐待，輾轉逃入此山，被猛虎吞去一足，眼看待死。多蒙這裏老王用毒箭射死老虎，救到王洞，割去一腿，用土產靈草治痛，纔得活命。他們雖舌頭太尖，不能學我們說話，其他卻同我們一樣。小女子多年不見同類生人，也學會了他們所說的語言。這裏耕織狩獵，大半爲小女子所傳。新王又是小女子徒弟，故而相待極厚。

「王洞先前原不在此，祇因那裏近年不知從何處移來成千條雙頭怪蛇，新王的臣民被它們吞喫不少。雖然小女子也曾設計驅除，毒箭火攻，般般用到，無奈人小力微，蛇數太多，實無法想。去年小女子見情勢危急，纔勸新王遷居，祇留下小女子和數百不怕死的勇士，留守原洞，立誓要將羣蛇除盡，以報老王相救之恩。費了無數心機，在蛇窟大樹之下，乘蛇羣每日照例翻山曬皮，傾巢而出之際，在樹下週圍，偷偷撒了九爪鉤連藤子。此藤名子母喫人草，一根藤上有九根子藤，每根子藤上又各有九根小藤，俱都生有倒鬚堅刺，層層糾結，自織爲網，能收能合。凡是有血肉的東西，不論是人是獸，祇要沾着它，便被網住，非等被陷的人獸血消肉盡，祇剩幾根殘骨，不會鬆開。人若誤踹上去，如身旁帶有極快的刀，尋到母藤上的結環，用刀尖慢慢將它刺斷，再挑開子藤，如是藤少，還可脫身。手仍不能挨觸它一點，否則越掙越纏得緊，不消片時，全身皆被纏住，除死方休了。這東西生長雖然極速，但是生在深壑絕壁之下，要十年工夫纔開花結籽。籽一落地，老藤便即枯死。不久新藤出土，一株可長到半畝方圓地面。那雙頭蛇不但厲害兇毒，而且行動如飛，能在草地樹枝上滑行，如魚游水，迅速非常，簡直無法可制。去冬恰趕上此藤結籽的時候，費了許多心力，遭了無數危難，還傷去幾條人命，纔在挨近藤邊上採集了數千粒藤籽。做蛇窟的古樹，三面靠平原，一面靠山。撒籽時，原想四面合圍，都給撒上，等藤一長成，便可使羣蛇一齊落網。撒到靠山的一面，籽剛撒好，忽被山洪衝去好些，僅離樹十餘丈有藤。先還以爲蛇出遊時，總是身在樹上，一躥多少丈遠。等曬罷太陽歸巢，多半慢騰騰地遊行而上，那藤子又非慢慢生長，冬天撒了籽，便漸漸往土內鑽去，地面上看不出一點痕跡。但一交春，趕上一夜大雷雨，第二日一早，便枝枝糾結，遍地佈滿，和織成的獵網相似。那蛇決想不到，無論如何，總要纏死它好些條。誰知那蛇甚是靈巧，藤長成之後，僅有一條半大不大的蛇落網。餘蛇以首尾銜接，由樹上掛起一條長虹般的蛇橋，直達無藤之處。等將樹上小蛇渡完，再微一伸屈，甩將過去，一條也不會落在網裏。回巢時也是如此，總是沒奈它何。靠山的一面藤少，更成了它必由之路。此藤油重易燃，本想放火去燒，也因這面藤少，恐將羣蛇驚散，爲禍更烈。

「正在日夜焦思，昨日忽聽一個小夥伴急匆匆跑來，向小女子報道：蛇窟下來了一個天神，生得比小女子還高，手持一口有電光的寶劍，先將兩條蛇王殺死。站在藤地裏，藤竟會纏她不住。也不知使甚法兒，讓一條大蛇用尾巴將樹上的蛇打落了一多半，在藤地裏纏住。後來手上又放出一道雷火，滿枝亂穿，將餘蛇弄死了個乾淨。最末後將全藤地點燃，將死蛇和窟中小蛇鬼一齊燒死。纔飛到山頂上去，放下一場大雨，將火熄滅。他見了害怕，等天神走了，纔跑來告訴我。全洞中人得了喜信，自是快活。連忙趕到蛇窟

一看，果然羣蛇俱成灰燼，祇是在靠山那一面尋到蛇王的兩個大頭。大家望空叩拜謝神之後，便即命人擡了蛇頭，冒雨起程趕來，與小王報喜。我心裏還可惜得信晚了，不曾見到神仙是甚麼樣子。昨晚月光甚好，急於和小王見面，也未歇腳。適纔行到離此數里的綠梅嶺，忽見小王的兵在那裏埋伏火石，又遇見傳小王令旨的人，纔知昨晚這裏來了一個大人，不知是神是怪，宿在桃林坡山洞之內。小王因小女子不在，本想講和，命人上前搭話，問要甚麼禮物，纔可離開此地。先疑心她和早先的殃神一般想喫活人。等把人送過去，先是不要，後來又揣了兩個在懷裏，想是留着慢慢受用。小王見她得了不走，仍回洞內，本恐貪得無厭，萬一索要王妃，那還了得？再加有人報信，說昨晚還盜了兩個黃金果，這纔着了急。一面命人請小女子速來，想法應付；一面準備弓箭手，四面埋伏了火石，決計一拼。小女子一問昨日見神的小夥伴，所說天神裝束身材，竟與天仙一般無二，知要闖出大禍，連忙趕來。雖然晚了一步，小王已有冒犯，還望仙人寬洪大量，念其情急無知。本山還有一害，雖不似雙頭蛇惡毒殘忍，每年這時也要傷些人命，還望大發慈悲，一併除去纔好。」說罷，叩頭不止。

雲鳳聞言，好生驚異，想不到深山之中，竟有這等小人種族生長。那一害不知是甚物事，這小小種族，怎禁得起蛇獸怪物蠶食？本想助他除害，又恐誤了回山正事。欲將不管，一則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修道人最重要是積修外功，豈能見死不救？二則這等聰明靈秀的小人種族，平時祇是傳聞古有僬僥之國，不料果有其事，造物之神，真是無奇不有，任其滅種，未免可惜。自己本想帶兩個回去訓練，難得還有通話之人，可見緣法湊巧。昨日無心代他們除了大害，何必爲德不終？好在還是爲生靈除害，並非畏難逗留，五姑仙人定能前知。這口仙傳寶劍頗有靈異，何不向空卜上一卦，以定去留，或者不會見怪。這些小人行動如飛，甚是敏捷，既在此間聚族多年，也許能知仙山根腳所在，說不定還能從他們口中尋得一點線索。再四尋思爲難了一陣，便對駝女閔湘娃說道：「你命他們起來。昨日我從雲中墜下，見羣蛇猖獗，將它們除去，原出無心。我回山心急，此事尚難自主，還須向仙祖默祝，纔能定準。許了無須歡喜，不許我此時就走，強留也是無用。」說罷，摘下身佩寶劍，捧在手內，向空跪祝道：「曾孫女一時雲中失足，由仙山墜落此地，無心中誅了千百怪蛇。今日又遇見這羣小人，言說尚有一害未除，虔誠挽留，須要耽擱兩日，惟恐仙祖回山，誤了仙緣，難決去留。仙祖道法玄深，無遠弗照，如荷鑒督，許爲生靈除害，此劍便當時示警。」剛剛祝罷，便聽鏘的一聲，一道寒光，寶劍出匣，約有尺許。雲鳳驚喜交集，還不敢遂以爲信，將劍還匣，重又默祝，那劍連鳴三次。這一來不但看出五姑準她暫留，連事完回山，都可料到，不致影響仙緣，不由興高采烈，大放寬心。小王等人見寶劍無故出匣，自然愈發加了敬畏。

雲鳳拜罷起身，對駝女道：「仙祖已允我留此，爲你們除害。那害在何處？快快說出，我即刻便去如何？」駝女道：「啓稟大仙，這東西的巢穴，似在前面雪山腳下，約有半天多途程即可到達。不過他也和我們大人一樣，祇相貌裝束要醜怪些。每年祇出來兩次，每次須要送上二十四名小人作爲供獻，便好好回去；否則無論逃到何處，都被追來搜着，那死傷的人就多了。我們祇躲過他一回，又對抗過一回，就嚇破了膽。小女子的恩人老王，便死在他手裏。這幾年，年年供獻，並未缺過一次。他每次出來，俱有定時。每一次都是這黃金果熟之際。還有三天，便是他來的時候。此時如去尋他，那雪山大有千百里，一則不知真正所在，難以尋找；二則也無人敢於領了前去。他每次受享，就在左側里許傷心崖頂一塊大石上面。來時他滿身都是煙霧圍繞。大仙昨晚住的洞內，早備下二十四名送死的小人，各捧着一個黃金果。等他一到，便脫了衣服，自己走出，跪在崖下。小女子曾在左近，偷看過兩次，見他用一根幡往下一擺，一陣大風，連他和二十四名小人立時颳走，不知去向。家在雪山，也是他自己說的，並無人去過。如今算起年份，爲害已有十數年了。」雲鳳心裏一驚，聽駝女之言，妖怪既然修成人形，又能空中飛行，自己怎是對手？如是左道妖人，更非其敵，不禁有些膽怯起來。又一想：「自己說出，不能不算；何況適纔默祝，仙劍三番示警，自己有仙傳寶劍飛針，許能獲勝，也未可知。是福是禍，冥冥中早已註定。便無此事，今日趕往雪山，也難保不與妖人遇上，轉不如事前知道得好。事已至此，也管不了許多，且等三日再說。」因爲期還有兩三天，駝女轉述小王之意，再三虔請大仙，去往王洞暫居。雲鳳好奇，也想借這暫留的一二日工夫，一覘小人的風俗習尚，當下點頭應允。駝女再將話傳譯給衆人，小王聞得神仙肯光降他的洞府，併爲除害，連忙率衆跪謝，一時歡聲雷動。駝女便命衆小人，擡過他的兜子，請大仙乘坐，同往王洞。雲鳳估量路途匪遙，知道駝女不良於行，執意步行前往。駝女不敢勉強，祇得和小王說了，請小王率領一半人趕速回洞，準備歡宴。等小王拜辭起身，纔恭恭敬敬，隨侍雲鳳起身。

雲鳳見手中果實還有一隻未被小人弓箭殘毀，便隨手揣入懷內，將餘下的連枝棄去。等上路之日，再行採集。行時見適纔追隨的幾個小人已將衣服穿好，想起懷中還有兩個小人，尚赤着身子。解衣取出一看，那兩個小人想是在懷中聽見駝女和小王問答，知得就裏，俱已轉憂爲喜，貼在雲鳳手間，甚爲依戀。這兩個小人原本生得清秀，這一喜笑顏開，更加顯出可愛。雲鳳決計後日回山，仍帶這兩個同行。便命駝女取來衣服，與他們穿好，說了自己意思，問其可否。

駝女聞言驚喜道：「本國人祇有兩姓，男姓希里，女姓溫靈。人種雖小，卻與大人一般能幹，有的竟比大人還要靈巧。無論禽言獸語，俱都通曉。可惜祇有語言，並無文字，

又是生就歧舌，無法教授。小女子因受老王救命之恩，幼時又讀過幾年書，初來那些年，屢次想盡方法，打算把文字傳給他們，俱因限於那根舌頭，毫無成效。事隔多年，以爲絕望，自己也學會了他們的語言，不再想及前事了。他們的嬰兒生下地，大半指物定名。如天上的星叫做沙沙，黃羊叫做咪咪，這兩人一名就叫沙沙，一名咪咪。他們生來力氣大些，又比衆人聰明能幹，十四歲就被選充小王的近身侍衛。上月因隨王打獵，二人誤走岔道，迷失了路途，口乾嘴渴，誤食了一粒毒果，舌上長了一個疔瘡。後來雖經小王賜他們靈藥治好，舌尖已經爛去。小女子恰好殺了一條雙頭怪蛇，來見小王，得知此事，聽出他們發音與前不同，試一教他們人言，居然一學便會。知他們也和八哥等禽鳥一樣，祇要團了舌頭，便能言語。當時忙着除害，沒待兩日，便回舊洞。意欲等皇天鑒憐，殺死羣蛇之後，再和小王說了，挑出些聰明的年輕臣民，團了歧舌，教他們中朝的語言文字。不承想今日竟被大仙垂青。起初拿他們當供品，尚且不辭，能蒙度上仙山修道，真是幾百世修來的福分，豈有不願之理？至於仙山高居半天，罡風凜冽，雖不知能否禁受，可是這裏小人俱比常人還要能耐寒暑得多。好在有大仙攜帶，決無妨害。」雲鳳聞言甚喜。駝女又向小人把話略微翻譯，喜得沙沙、咪咪二人跪在雲鳳腳前，歡呼叩頭不止。

雲鳳見駝女因自己步行，不敢坐那兜子，雖然獨腳步行，卻能盤旋于危坡峻坂之間，運轉如飛，雖不似小人矯捷，卻也不顯喫力，好生驚異。勸她乘兜，再三遜謝，也就罷了。二人且談且行，約有十里之遙。忽見峭壁前橫，排天直上，似乎無路可通。沿壁走了里許，地勢忽又寬廣，漸聞鼓樂之聲起自壁內。正稀奇間，前面一羣百十個領路的小人忽往壁中鑽去。近前一看，壁上下滿是薜蘿香蘭之類，萬花如繡，五色芳菲，碧葉平鋪，濃鮮肥潤，時聞異香，越顯幽豔。再看小人入口，乃是峭壁下面的一個圭竇。也有兩扇門，乃是用藤青花草紮成的，編排得甚是靈巧。底面附有尺多厚的泥土，藤蔓盤糾，草葉掩映，紅紫相間，關起來，與崖壁成了一體。不知底細的人，決看不出來。門是六角形，方圓祇有四五尺，拿小人的身量站在門中，自然還下得去；如是大人，再拿那片雄偉高大的崖壁一陪襯，就顯得太渺小了。雲鳳見前面羣小俱已進完，駝女正佝僂揖客，祇得俯身而入。

進門不遠，又是一座崖壁當路，前後兩壁，排天直上，高矮相差無幾，離地二十丈以上。壁上滿插着許多奇形怪狀的兵器和長大竹箭，鋒頭俱都斜着向上。當頂老藤交覆，濃蔭密佈。藤下面時有片雲附壁粘崖，昇沉遊散，愈發把上面天光遮住。不時看見日光從藤隙漏下來的淡白點子，倏隱倏現，景物甚是陰森。暗忖：「這些人種雖小，心思卻也周密，難爲他們開闢出這等隱祕的地方，來做巢穴。休說外人到此尋它不着，便是在崖頂望下來，也祇當是一條無底深壑，又怎能看出下面會藏有亙古稀見的僬僥之邦呢？」駝

女見雲鳳且行且望，笑道：「大仙，看這裏形勢好麼？」雲鳳點了點頭。駝女道：「他們捨明就暗，也是沒法子事。因爲他們身材太小，山中野獸雖多，還可用人力齊心防禦驅除；惟獨天空中的東西，休說是那些奇怪兇惡的大鳥，便是本山常見的大鵰鷹鶚之類，俱甚厲害，假使兩三個人出外行走，便被飛下來銜去喫了。所以他們住的地方既要嚴密，出門時至少總是百十成羣。平日患難相共，不知不覺，便養成了合羣的心。否則似他們這等渺小脆弱，早就絕種不知多少年了。這兩座崖壁，總名叫做通天壑。兩邊崖壑，越上越往裏湊，下面相隔不下十五丈，可是盡上頭相隔祇有丈許，並有千年古藤盤繞。祇要洞門要地不被知曉，決難攻下。去年夏天，從藤縫中鑽下來一隻一丈多高的三頭怪鳥。彼時正值小王出獵回來，小人被它啄死了好幾個，可是刀斫箭射，俱都不能近身。嚇得小王率衆逃入洞內，將門用石頭堵緊。每日祇聽那鳥在外怪叫，聲如兒啼，兩翼撲騰，用爪抓壁，一刻也不休息，聲勢非常驚人。鳥不飛走，誰也不敢出來。小女子又不在此地。似這樣過了八九天，漸漸不聞聲息。小王纔派了二十個膽大的出來一看，那鳥因找不到出路，飛上前便被藤網擋住，性子又烈，又尋不着喫的，已經力竭飢餓，伏在地上，奄奄一息了。那鳥的六隻眼睛，其紅如火，目光靈敏無比。先時一任刀矛弓箭朝它亂髮，俱能用它兩翼兩爪，連抓帶撲，一些也傷不了它。這時卻是無用，經他們刀矛亂下，一會兒便分了屍。那六隻眼睛挖出來，俱有鴨蛋大小，紅光四射，現在還掛在洞內當燈呢。自從出了這回事，防它同類下來報仇，小王把小女子接回商量，帶了多人，爬上崖頂，將藤隙補勻密。又在藤下面兩壁中間，安置好了繃箭、繃刀、繃矛之類。無論是甚麼東西下來時，祇要觸動一處，立時上面刀矛箭戟同時發動，不怕弄它不死。可是至今沒有再出過亂子。以前這裏祇是避暑的別洞，如論起形勢來，那舊洞經數十代老王苦心佈置，如非蛇禍，一切都比這裏強得多呢。」

雲鳳這時隨着駝女，沿二層崖壁走去，正聽到有趣的當兒，忽聞鼓樂之聲大作。循聲走沒數十步，前面一個凹進去的壁間，小王已率領洞中臣民，手執一根點燃的木條，青煙繚繞，雜以鼓樂，迎將上來。近前一看，小王率領二妃、臣民跪在當地，手中擎着的那根木條比別人都長大些，顏色黝黑，發出來的香味清醇無比。身後方是一座高大洞門，也是六角形，約有兩丈方圓，門中刀輪隱現，不知何用。雲鳳忙將小王與二妃扶起，謙謝了幾句。經駝女轉譯之後，所有臣民、鼓樂隊全都起立，分列兩旁。雲鳳偕小王、二妃、駝女、咪咪、沙沙六人，從樂聲中款步而入，門裏面是一座廣大石窟。四顧兩座刀輪，竟與門洞一般大小，犬牙相錯。沿門四周，還安有繃簧，上置刀箭。一問駝女，這些佈置俱爲防敵備患之用。外人至此，如不經小王允許，祇一進那門，兩旁刀輪便即運轉如飛，上下四面的刀箭也亂髮如雨，不論人獸，俱都絞成肉泥。並說舊洞那邊，比這裏的各種埋伏佈置還要多出幾倍。休看他們人小，因爲肯用心思，同心合力，不恤煩勞，

除那雙頭怪蛇和雪山妖人的侵害外，頗能安居樂業，向來俱是以小御大，以衆勝寡，極少遇見甚麼過分的災害哩。

雲鳳正暗贊他們的毅力巧思，忽見路旁有一小池，隨着壁上面掛下來的兩條尺許寬的瀑布，流水潺潺，珠飛露涌。池旁設有一圈欄杆。小王和二妃便將手中木香擲入池內，回首向駝女說了幾句。駝女便對雲鳳道：「小王因感大仙爲國除害之恩，無以爲報。他說這裏經數十百代老王採集收藏的寶物甚多，有好些陳列在外，請大仙隨意取上一些，無不可以奉贈。」雲鳳對於後日斬除妖人之事毫無把握，再者修道人最忌貪心，怎肯妄取，再三遜謝。駝女祇得向小王說了。

又前行沒幾步，忽見前面又有一座石壁，居中洞門形式高大，俱和二層洞門一般，門前立着兩排手執弓刀的衛士。門內隱隱有紅光透出。入內一看，裏面比外面還要高大得多，到處都是奇石拔地而起，懸崖巍峨，大小參差，孤峰連嶺，自爲丘壑。因着石形地勢，蓋上了千所小房舍，高低錯落，頗有奇致。當中一條丈許寬的平路，直通到底，現出一座方圓數畝的大石臺。臺上建着百十間方形和六角形的房子，高約丈許，比別的房子約要高出一倍。這些房子不論大小，俱都是方形和六角形，整齊如削成的豆腐塊，所以精巧玲瓏。顏色卻不一致，除當中王居是正白色外，餘者五光十色，甚麼都有。這些木屋，也不知用甚麼顏料漆的，卻漆得那般鮮明光亮。全洞並不見甚麼燈火，卻是到處通明，纖微畢睹。

微一查看光的來源，纔看出離地二十來丈處，懸着許多寶物。單是徑寸的夜明珠，就不下幾十粒。其餘介貝珠玉，各色各樣的異品奇珍，更是不知凡幾，有發光的，有不發光的。間或也有世間常用之物，如鍬、犁、獵槍、釣竿之類，但是爲數極少，祇七八件，懸的地方俱在顯目之處。大概物以稀爲貴，雖祇是世間佃漁畜牧中幾件不足奇的營生致用之器，到此都成貴品，與奇珍異寶等量齊觀了。這些寶物，每件俱用一些不曾見過的麻縷，從洞頂繫將下來，差不多每所房子頂上都有那麼一件。駝女說：「這裏的珍寶，歷代收藏甚富。因爲山中時常發現，近兩代老王都不甚注重。再加小人中名分雖有高低，因爲集羣聯居緣故，除爲王的人能發號施令，役使臣民，生死取捨外，其待遇都差不了多少。爲供合族中的臣民鑒賞，一齊懸在外面，並不祕藏起來，也從無盜竊之事發生。至於那七八件佃漁畜牧的用器，在我們看起來並不在意，可是都經前兩輩老王費盡萬苦千辛，跋涉險阻，冒着許多危難，遠出數百里以外的大人國山中居民那裏去潛伏多日，看熟了用處，纔行盜來。照着它們的樣式，改造成了小的，拿去做用，全族纔知學人耕田釣魚等事。他們常說，珠寶奇珍，除發光的可以代火照亮外，餘者不過供大家看看而

已。祇有這幾件東西，爲利無窮，何況又是經老王犯死得來的呢。每次得到大人國的東西，仿造以後，總是把原物高高懸起，算是第一等的國寶哩。」說時，雲鳳已隨小王歷階而上。這些小人雖然奔走山林，一縱數丈，那些臺階，每級卻止兩寸多高，在在看出具體而微，雲鳳甚是好笑。

剛一到臺上，還未進屋，小王忽率兩妃回身向雲鳳跪倒。立時鼓樂暴發，樂聲也格外奇特，比外面所聞迥不相同。有的如同鳥鳴，有的如同獸吼，萬嘯雜呈，匯爲繁響，又加聲音洪亮，襯着空洞迴音，愈發震耳，雲鳳二次扶起小王、二妃。再回顧四外臺的兩面，猛現出兩列樂隊，約有百十名之多。樂器式樣甚多，俱爲平生未見，大都竹木金石所製，大小繁簡不一，有的五六人共奏一器。各處小峰短嶺，斷崖曲坂上的房舍前，不知何時出現了上千小人，隨着樂聲，歡呼拜舞。一個個都是頭戴六角方巾，身穿長衣拖及足後，渾身上下雪也似白。高高下下，疏疏落落，恭恭敬敬站在那些峰麓山頭，危崖絕嶺之間，舉動卻是整齊不亂。端的別有一番景象，令人歡喜不勝。小王夫婦三人起身以後，便分拉着雲鳳的衣角扯了一下，由駝女留雲鳳在外，朝當中宮室內緩緩倒退進去。臺下左右兩排樂隊，跟着又奏了起來。

雲鳳因見樂器多半象形，式樣奇特，一問駝女閔湘娃，纔知就裏。原來駝女幼喜音樂，宮外所聞，乃駝女到後，按照古今樂器和當地的國樂，加以仿製修改而成。石臺的兩面，方是小人真正的國樂。雖非大人上邦之地，也經小人歷代先王仰觀日月星辰之形，俯察山川草木之狀，耳聽風雨雷霆、千禽百獸鳴嘯之聲，博收萬籟，證聲體形而成。一樂之微，往往不憚百試，務求與原聲相合，其中奧妙，一時也說它不完。駝女初來時，也聽它不懂，祇覺千聲龐雜，細大不諧，好似一味窮吹亂吼，怪聲怪氣，一些也難以入耳。恰巧幼喜音樂，頗有根底，想將大人國的正始之音傳給這一班蕞爾細民。三年後通了言語，幾次力勸，可是老王別的都言聽計從，惟獨談到改動他的國樂，卻是一味搖頭。知他固執守舊，多說無用。仗着與小王交誼甚厚，恰巧不久老王死去，小王因見駝女將外面的東西傳到此地全有了利益，果然一說便試辦了幾件。等到樂器製成，排練熟了，小王先聽，不住誇好。日子一久，便顯出不甚愛聽的神氣。可是他對於舊樂，每遇祭祀大獵宴會，以及婚喪之事，奏將起來卻是百聽不厭。駝女心中大忿，幾次詰問，小王祇管微笑不答，卻教慢慢留神細聽，日久自知此間國樂的妙處。並說傳聞他們萬多年前的祖先，也和世間大人一般。在幾千年當中，不特文治武功，禮樂教化，號稱極盛；便是起居服食之微，也是舉世無兩。同樣和中朝一般，擁有廣土衆民，天時地利，真可稱得起泱泱大國之風。祇爲後世子孫不爭氣，風俗日衰，人情日薄，那自取滅亡之道，少說點也有幾千百條，以致國家亡了。人種因耽宴適，萬種剝削，到了末世，休說像中古時代

那種身長九尺多的大人沒有，便是七尺之軀也爲稀見。後來逐漸退化到今日地步，再不能與別的大國一較長短。同時人種也受了許多殘殺壓迫，實在沒法再混下去，祇得遁入深山。經過了些朝代，出了一位英主，苦口婆心，生聚教養，方纔全國悔悟，發奮圖強。雖然千百年來無多進展，仍是局處山中一隅之地，可是到底還算回到原始那一時代，穴居野外，個個身輕力健，能以羣力追飛逐走；不似初來時，個個和嬰兒一般，受了禽災獸害，祇知向天哭泣。人種也一天比一天生育得多。據本族祖先傳的圖讖，若干年以後，祇要衆心如一，仍能恢復以前冠裳文物之盛呢。這些話，即使小王本人也將信將疑。可是這裏的樂器，確是從上古傳來。又因這裏的人聰明，又有好音樂的天性，盡管國破家亡，人微族寡，依然代有改進。祇要靜心領略，自能悟澈它的微妙。

小王的這一席話說了沒幾天，便值他們這裏祭天告廟的慶典乞復節。該節起源於亡國入山的那一時代。那時全國的人專務虛名，不求實際，競尚奢華，耽樂遊宴。年輕的終日叫囂呼號，標新立異，看去彷彿激烈慷慨，其實是一味盲從，一犬吠形，百犬吠聲，專與自己爲難，一些也着不得邊際。要是叫他們更正去做，不但捨不得命，連一絲一毫的虧苦都喫不得。年老的多半暮氣沉沉。經驗閱歷稍富的人，一則怵於少壯威勢，不敢拿出來使用；一則時危機蹙，那些比較穩妥一點的辦法，也祇能苟安一時，並無多大用處。這兩派人中，縱有幾個公忠謀國，老成持重的人，當不起滔滔天下，舉國如是，隻手擎天，狂瀾莫挽。最厲害是全國上下十有八九爲口是心非，說了不算，一張嘴能在頃刻之間說出多少樣話語。因爲五官四肢、心思智能都不長於運用，單擅長於口舌，以哄騙一時，所以人身各部都逐漸縮小短少下去，惟獨這片舌頭竟變成了一個雙料的。還算國亡的前夜，有幾個明白點的人，帶了些子遺之民逃到這裏，總算沒有真絕了種。可是這些廢民都享慣了福的，荒山生活俱要自己謀求，如何能過得了？出山又經不起敵國的殺戮，每日祇好痛哭呼天，坐喫餘糧和山中天生的草果。習慣已深，仍然不知振作，既懶得操作，又沒有多少現成喫的，舌頭依然，人種還是照舊小了下去。直到過了好幾代，人也死得差不多了，纔生出一個有能爲的英主。

爲首一個老王，名叫寒俄的，起始以身作則，修明賞罰，無論何人，俱不能不勞而食。漸漸從一些臣民著述中查知，古時凡是飲食、服用、車馬、宮室，俱都應有盡有，享受無窮。國亡逃入山時，祖先沒有打長久的主意，除帶了些兵器和眼前動用的傢俱食糧外，凡是漁獵耕織等類實用的東西，一件也未帶來。於是纔募集忠勇耐苦之士，出山盜取。這些東西，有時不覺得它的好處，失了再求，無殊從頭製造，難如昇天。經好幾代老王和無數險阻艱難，纔初具規模，以有今日。由此大家互相勉勵，人也就不再小下去了，近兩代的比前還長了數寸呢。當寒俄老王臨死之前，留有遺言，說夜夢天神垂訓，國家

之亡，都壞在這根舌頭上，因爲能說而不能行，纔鬧到不可救藥。本族是極優秀的人物，上天必不願使其顛覆絕滅。目前所處境遇，乃是上天故意降罰。將來仍有中興復國的那一天，並且人也能增長到七尺八尺之軀。祇看幾時這片歧舌返古恢復了原狀，便有望了。說罷，便即死去。

全族上下，一則害怕天罰；一則眷懷先王締造之艱，身歷之苦，便定寒俄老王逝世那一天爲乞復舌節，簡稱又叫乞復節。一面盛樂隆祭，以答天庥，一面把這一年中舉族王臣上下的所行所爲，虔心默祝，告之先王。並由當王的爲首，自舉善惡，跪在先王靈位之前大聲宣讀，明示於衆。說到好處，全體臣民奏樂示慶；說到壞處，便齊聲數責不已。當王的聽到臣民指摘，便在靈位前自責請罪，臣民又奏樂賀其過而能改。王告之後，繼以民告。由王起立，抓起一把小紅豆，向臺下撒去，臣民爭先恐後，各自拾起一粒。拾到的，便去靈位前跪禱，陳告這一年來的善惡。完了，再由王領臣民，互相勸勉。這一番盛典，最爲整齊嚴肅，比起這裏的落花節還要過之。祭時，由當天未明前起始，一直要到午夜纔止。整日不食，每人祇是飲一點山泉。除了老人產婦和小孩外，沒有不與會的。

駝女初來時，以外人未奉王命，不能參與。後因歷次代他們闢劃墾殖，建造器具之功，尊爲客卿，奉命無論何處，均可隨意遊行，纔得看過兩次。皆因身有殘疾，不耐久立飢餓，又見情態過於悲壯，看了令人難過，均未待多大時辰，便即離去。這次打聽好了奏樂時刻，隨樂進止，清早與完了祭，便覓地歇息，樂起又去。如是進出了十七八次。頭一兩次還不覺怎樣，三次以後，漸漸纔聽出這裏的樂，不但宮律詳明，喜怒哀樂之情全分得出。而且上參風露雷霆之變化，下合山川泉石之動止，中應鳥獸草木之鳴聲，真是窮極萬籟，妙合自然。從此深爲歎服，不敢再贊一辭了。這臺下兩排樂隊，暫時容或聽不出好處。一會兒小王排好筵位，出來延請，等入席之後，必令樂人奏那各種象形細樂，以娛仙賓，雖然不能比天府仙音於萬一，也能看出他們的巧心慧思呢！雲鳳聽駝女說完，暗中驚異。